

人は歌い人は哭く  
大旗の前  
漢詩の毛沢東時代

人歌人哭

大旗前

毛泽东时代的  
旧体诗

日 木山英雄 著

赵京华 译



# 人歌人哭 大旗前

毛泽东时代的  
旧体诗



——日——木山英雄——著  
赵京华——译

HITO WA UTAI HITO WA NAKU TAIKI NO MAE: KANSHI NO MO TAKUTO JIDAI

by Hideo Kiyama © 2005 by Hideo Kiyama

First published 200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 (日)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

ISBN 978-7-108-05604-7

I. ①人… II. ①木… ②赵… III. ①古体诗—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0572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朱丽娜 张 红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189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人は歌い人は哭く

大旗の前

漢詩の毛沢東時代

## 致 中 国 读 者

当接到译者赵京华君的信，说本书的中译已经过半，三联书店也决定要出版的时候，我多少有些慌张了。因为，我记得确实听他说过已着手全书的翻译，而我并没有表示反对，他则以为便是作者的正式同意了，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可是在我，于正式同意之前所需要的精神准备还没有做好呢。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因为下面的原因，是需要认真地下决心的。我在自己的第一部中文版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的跋语中也曾记道：自己所写的东西，多是通过把读书经验语言化这样一些极平凡的方式产生的，那么其汉译则近于将解读汉文的日文又翻译成汉文，其意义何在呢？而那本论文集所选收的本书中的两章（关于启功和李锐的），正可谓最恰当地印证了这一状况。难道不是如此吗？本书原本是经日本人之手专门为日本人而做的有关中国诗的解读，要将此翻译成中文，需要相应的理由，作者要做出同意的决定也需要相应的考虑。

以上说法，或许难免有玩弄形式逻辑的嫌疑，不过还是可以来说

明这本译书的特殊性格和我禁不住踌躇的原因。与此相关联，在赵君寄来的为三联书店所作“作者及内容简介”文字的结尾，有“不但有益于学术界的参考，也适合一般广大读者的阅读”一句。这里所说有益于“学术界”，我只能说不敢当，因为前不久上海复旦大学的刘志荣先生惠赠了《潜在写作 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这部巨作，使我得知以胡风事件中的“骨干分子”、已故贾植芳教授的弟子为中心，他们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进而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记忆”角度，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并围绕此概念尽可能正确的定义以及与定义相关的严密的文本批评方法等展开讨论，甚至也有尝试重新估定与我这本书内容有所重叠的旧体诗地位问题的议论。我与刘先生没见过面，大概是为了几年前由他的同学张新颖先生主持，在一本文学期刊（《当代作家评论》）上曾译载过本书中的另外两个章节（关于郑超麟、扬帆及潘汉年的）的缘故，而认为我们之间有共同的关心吧。这样，懒散怠慢的我几年来断续写就的一系列文章终于汇集成一书出版，而在此前后，对这种材料在中国本国已经从个别的关注发展到集体研究的重要题目之一部分，进而经由同门弟子之手，资料的整理也有扎实进展（陈思和主编《潜在写作文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那么，如此盛况之下，本书之前学术的初级性，也就很明显了。

其次是有关“一般读者”的问题。本来嘛，专门学术性和一般普及性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问题，何况前者的不足并不就意味着后者的有余，因而我对此亦没有自信。不过，若就我本人的写作动机而言，的确是始终有着清醒的面对“一般读者”的意识的。有关本书作者如何与那一系列

特殊材料相遇，又是怎样引起兴趣并如何做出处理的，已经在书里的各章及附录和前言后记中一一作了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要之，我是将原本与政治和文学之二元论无缘的旧诗传统作为绝好的一条便道，试图由此进入到与革命建国以来种种运动和事件相关的，而且我一直关注却无从看清楚的、涉及具体个人的细微部分，以重新思考其中的意义。这对我来说，乃是先于学术专业的、与同时代人之关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工作。而这时我心目中的读者，亦主要是以下这一类人，即还不至于完全忘记自古以来就成为日本文学素养之一部分的古典汉文“训读”法（详见本书《代序》）所特有的文体和对毛泽东革命的深刻印象的，也便是如我自己一样即将走向消灭的那一代同胞。我意识到并非为以中国文学为专业的那种一般读者而进行写作，这无疑明显地左右了本书的性格。话虽如此，本书是否果真适合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也还是另一个问题。平心想来，本书中的诗人和诗友几乎已经全部去世，而我则以于当时在北京还能见到面的一部分人之直接交流为契机，用顺藤摸瓜式的办法收集材料，这一特色作为今日中国的普通读物，或者有可取之处也未可知。再者，我为了撰写本书，重新研习了一点儿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对形式内容上都十分特殊的诗及其解读，我着实费了不少脑筋。这不外是如刚才所说的那种长期满足不了的作为同时代人之关怀，因碰上再也难得的材料，于大感兴趣之余忽视了种种学术框框而直接揣摩的结果。这种初级性，也未必不能反而产生出一种效果。不用说，从而也难免有其错误和偏颇的，但这在中国本国被盲目信从的忧虑当会少得多……

言归正传，作为实际的问题，我如今实在没有将译者的劳动归于徒劳的权力，也没有确凿的根据。于是，为了对译者翻译介绍本书于中国表示正式同意，我勉强挤出上述仅有的一点儿理由，希望能够报偿他的善意，并向绝不会“广大的”、特殊的中国读者表示我消极中的热烈期待。

木山英雄

2014年3月

于日中两国政府间关系极度恶化之际



## 代 序

本书以那些在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日本人难以想象之磨难的人们的诗及生涯为主题。关注诗乃至诗人生涯虽然显得有些陈腐，但这里所列举的诗原本就依据了古老的格式，即所谓“旧体诗词”或简称“旧诗”，而对生涯的咏叹也与其诗一起属于传统延长线上的行为。同样是作为这个延长线上的事实，在本书中现身的人们也非近现代文学中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这十人的职业，从革命者、政治家到教授、编辑、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等各不相同。他们中间，虽有身处文学运动的前沿而于现代诗方面留下名字的人物，但即便如此，本书所讨论的诗则是诗人完全丧失了公开发表之阵地后所创作的作品。我之所以关注这样的诗，原因已经在书中有所透露。总之，对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公认的标准来看只能说是处于文学圈外的这一系列诗作，通过自己的阐释和评价，我试图重新思考直到后来才见到其终结的同时代史的意义。而作为文学固有的问题，如与诗相关的领域本身亦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也在书中有所涉及。不过，

这些特殊问题，仍属于“亚洲在上世纪经历了怎样的经验”这种一般性的探寻范围之内。

本书的主要部分以“汉诗之国的汉诗炼狱篇”的总题连载于《文学》杂志（东京岩波书店出版。——译者）。具体而言，最早的一篇是《杨宪益及其〈银翘集〉》，曾投稿给与“教养”有关的特辑（《文学》季刊1996年秋季号）。那时，我到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援建而附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日本学研究中心”任职一年，中途回日本联络事情的时候被编辑抓到，要我一定给他们投稿。现今，“教养”又成了新的话题，理由也不难理解，但我可不是理所当然地要扛这杆大旗的人，我只是碰巧在北京刚刚结识了杨老，而他的旧体诗又正好和“教养”有关，于是便写了那篇介绍性的文章。以此为发端，编辑劝我继续写，我也便有了写作的意愿。还因为，恰好那时一连串的人物和诗集接二连三地浮出地表来。

就这样，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着手撰写连载文章，接下来的一篇是有关黄苗子的（载《文学》季刊1998年冬季号），直到写胡风、聂绀弩之间的唱和（载《文学》双月刊2002年1、2月号），五年间总共断续地写了八篇，其中还加上了一篇有关毛泽东的。毛泽东有时候甚至直接影响过这些人的命运，同时他本身又强有力地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旧体诗词写作。我没想到连载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在于这期间《文学》杂志由大型季刊改为小型双月刊，而登载像我这种不常见的文章的版面就显得吃紧了，我自己也渐渐慵懒起来。然而，这样不紧不慢的也不行，于是在写完最初刺激起我这种关切的聂绀弩及其诗的文章之后，便结束了这个连载。我曾想，

谈诗也少不了女作家，但从较早阶段就计划好了的关于沈祖棻的那篇却没能及时写出来，直到要把连载文章汇集成书时，我才于去年（2004年）终于在别的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见《九叶读诗会》创刊号，2004年4月）。

到此，计划的内容基本上齐了，而很早以前漫谈过聂绀弩诗集的《旧诗之缘——聂绀弩与胡风、舒芜》（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6月，东京）实际上乃是这一系列连载文章的第一篇，且其中具体讲到我对这一领域发生兴趣的前后经过，所以将此文附录于书后。此外，人们恐怕还会希望有一些关于旧体诗词在近现代文学中的位置及其相关问题的内容，于是，我将去年秋天应邀赴北京大学给中文系研究生讲的《当代中国旧体诗问题——以日本为视角》，作为“附录二”收录书中。一般的关心和专门的研究本来就是两回事，虽说这难以胜任的题目竟让我这个外国人做了，但说到最初的起因，该题目也是源于这个谈旧体诗的连载计划的。

另外，最早关于杨宪益的那篇，我不仅改了题目，而且扩充了篇幅，使之更像系列连载文章中的一篇。虽说是按照连载的格式写就的，可是一来二去经过了近十年的光景，其时间差也不可忽视，为了保持一本书时间上的连贯性而不至于造成混乱，我在该篇的“补注”中做了必要的订正和注释。接下来的各篇中，一样将超出了单纯的订正和推敲范围的补充说明，都放到了“补注”里。实际上，我是在相关的历史脉络中探索着自己陌生的领域，有时还要考虑到书中登场人物的立场，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下来，这不足十年的时间也一样是一段历史了。要想在这种充满政治性

的诗论中找到一些不变的东西，那也只能到超越了此变动不居的历史的某些地方去寻找了。这是不怎么巧妙的道理，但也不光光是道理。

下面，再就本书的标题等做些说明。连载时的总题和本书的副题里都有“汉诗”二字，这是一个有些麻烦的称呼。在中国，这立刻成了汉代的诗的意思，而最近的当代诗歌圈子中也有特意标榜此二字的，仿佛要在“汉语”这一母语中寻求诗之同一性似的。在日本，针对“和歌”而有“唐歌”一词，指日本造的汉诗以外的中国本土诗，可这亦是在日本人用日本式的即汉文训读的方法来阅读的默契下指称的。另一方面，如书中出现的“旧体诗词”或“旧诗”等按中国方式称呼者，也并非一般书籍的书名所常见的熟语。在此，我用了“汉诗之国的汉诗”或“汉诗之毛泽东时代”这样的词语组合方式，来避免词语意义的混同。这种情况与日本的汉字、汉语及汉诗文的特殊借用乃至接受史有深刻的关联，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总难以避免出现某种扭曲的词语用法。比如说，我们想想看“中国的汉诗”这种说法，有多么奇妙。

以上是有关诗体名称的麻烦之处，而众所周知，同样麻烦的还有诗的翻译问题。这里，我大略交代一下有关翻译和表示上的类似凡例的方针。从把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来研究的立场和如今日语文的一般认识出发，我一直注意尽可能用口语来翻译古典，包括文章中引用的古典诗文，但这次却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训读方法。理由在于，书中所列举的诗本身都采用了模拟古典的形式，而且比起旧诗爱好者来，这里的诗人们大致都持有一种自觉的“模拟”意识。然而，也有不少诗人从这种“模拟”意

识进而走到游戏乃至越轨的境地，所以我有时也得故意打破训读的规矩，为表达汉字特有的文字游戏性，而有些粗暴地利用可以保存原有文字的训读式的便利。说到填词，其断句和押韵法比诗还要复杂，又加上感染了近世以来俗语文字的感觉而不适合采用训读的方法，翻译起来尤为困难。又因为书中的三四个喜欢作词的人，其风格常常极端地不同，所以我亦不再坚持始终一贯的固定方式。总而言之，比起翻译来我更把重点放在训诂的方面而采用训读式，有时偶尔也穿插着非训读的方法。这正所谓左右为难的选择，反正不会有要学习本书中的汉文训读法的青年人吧。

此外，汉字字体和译文的假名用法，我没有神经过敏似的过分考虑，干脆就按照日本的常用汉字和现代假名的用法。说到所涉及的诗集，香港出版的为繁体字，大陆出版的则原则上是简体字，偶尔也有繁体字的。标点等符号的用法更是复杂多样，断句只用空格来表示，逗号、句号之外还可以采用冒号、分号、感叹号、问号等，特别是词的形式复杂多样，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从以训诂为主的立场考虑，上面的诗词原文每一句都换行排列，下面的译文也尽可能以同样的方法排列，这样也足以显示出意义的脉络，因此，原文和译文我都不再使用标点符号（译者按：中译时恢复了所引诗文的标点符号）。

连载时的总题为“炼狱篇”，并似乎预示了阶段性的转世再生。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汉诗之国的汉诗”如有未来，这些可谓“教养”的诗作，以及几乎是身怀旧诗教养的最后一代的书中主角们对 20 世纪亲身体验的诗化表现，作为诗歌本身的问题，也同样意义重大。总之，我

觉得是应该如此的。谈不上什么预测或者意见，或许多有乐观和偏袒也说不定。

最后，关于书名中的七言绝句，或者您已经注意到了，乃采自杜牧下面一联诗句中的“人歌人哭”四字：

鸟去鸟来山色里，  
人歌人哭水声中。

（七律《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正如诗题后“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句说明的那样，此联下一句歌咏的是环绕山寺的溪流边那乡里人活生生的哭与笑。而在这清爽至极的“水声”中换上政治的大旗，这实在是我个人的粗俗做法。用如此粗俗的做法，也可以顺手对出这样的句子：“势杀势生情理外，人歌人哭大旗前。”或者有人要问，书中哪有歌声，难道不都是“哭泣”嘛？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曾从心底讴歌过自己流血流汗构筑的革命建国的壮举。如果不怕日本味太重而用“赤旗”代替“大旗”也无妨，既是书面语又合辙押韵。然而，我还是不想再失敬，而采用了胡风狱中诗里再三出现的“大”字。这“大”字里镶嵌着作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路人却因顽强的独立思考而遭祸、为建国后的“反革命”冤罪而备尝艰辛的胡风，其献身的悲剧性。

作者谨记

## 附 记

本书提到的诗集版本如下：

杨宪益《银翘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黄苗子《牛油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

《无腔集》，广州教育出版社，1996。

荒 芜《纸壁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纸壁斋续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启 功《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启功絮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启功絮语（注释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郑超麟《玉尹残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诗词近作》（《史实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三卷），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李 锐 《龙胆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龙胆紫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扬 帆 《鹤泪集》，群众出版社，1989。

潘汉年 《潘汉年未发表旧体诗五十六首》，

载 1992 年《新文学史料》第 4 期。

毛泽东 《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载 1957 年《诗刊》创刊号。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柳亚子 《诗词》（《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

聂绀弩 《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井天自费印制。

胡 风 《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沈祖棻 《沈祖棻诗词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I
代序	5
附记	11
一 狂放的丈夫气——杨宪益	001
二 “打油”三味——黄苗子	019
三 讽刺的使命——荒芜	041
四 生老病死的戏谑——启功	061
五 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085
六 庐山真面目——李锐	107
七 冤案连环记——扬帆，附潘汉年	127
八 《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附柳亚子	153
九 孤绝中的唱和——胡风、聂绀弩	173
十 斜阳红一点——沈祖棻	199
附录一 旧诗之缘——聂绀弩与胡风、舒芜	229
附录二 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以日本为角度	255
后记	274
译后记	277